



广西文库

血战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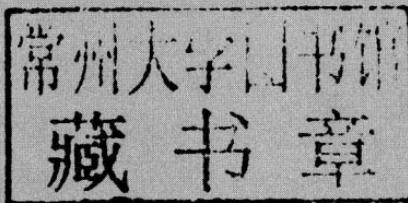
Xuezhan Xiangjiang

传 泰 著





广西文库



血战湘江

传泰 著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
广西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战湘江 / 传泰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11
(广西文库)
ISBN 978-7-219-07530-2

I. ①血… II. ①传… III. ①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役战斗—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7691 号

责任编辑 张聘梅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5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9-07530-2 / E·15
定 价 10.00元

《广西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沈北海

副主任 李海荣 杜森

主编 曹光哲

副主编 卢培钊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向克 石才夫 刘硕良 李建平

吴海清 陈雄章 陈学璞 黄伟林

梁扬 彭匈 蒋钦挥 廖明君



卷首语

在恢弘壮阔的中华文明史中，广西无疑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传奇。

这片被北回归线横穿的土地，峰峦清奇，江海瑰丽，更兼有丰饶的物产，绚烂的风情。早在远古时代，广西文化即从骆越发轫，而后几经浴火重生，终至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石之一。五千年的文明流变构筑成一幅连绵不断的时间图景，在其中，我们看到忧伤的柳宗元，不羁的黄庭坚，寂寞的苏轼和孤独的秦观，还有寄情山水的颜延之和浪迹天涯的徐霞客……他们由北而来，以流放者之名，更以中华文明传播者之名；我们看到思考的牟子，行动的陈宏谋，多情的王半塘和多才的石涛，还有指点江山的石达开和镇守边关的刘永福……他们由南而去，以广西人之名，更以中华文明缔造者之名。

风云际会，英雄来去，历史在时光的流逝中成为永恒。历史之价值何在？孔夫子一句“温故而知新”足

矣。然而它却只呈现于有历史感的人——历史感又由何而来？这首先是一种责任感，是对于历史文化的责任感，它给予我们以文化身份，解释我们“从哪里来”，又昭示我们“到哪里去”，是我们得以安身立命于当下、运筹帷幄于将来的根本。

一个伟大的民族从不缺乏历史文化责任感。在现代文明勃兴的今天，唤醒历史意识，倡导文化认同，成为当务之急。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广西历史文化出版工程”的一个重大项目，《广西文库》旨在对广西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文库以延绵五千年的广西历史文化为背景，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遗迹、风物、景观等进行全景式扫描，从中梳理出最具学术文化价值的亮点，着力对之进行学术性的书写和通俗性的呈现，以“点”的精彩，表现“面”的厚重。我们的意图是通过对历史的重现与文化的复原，挖掘本土历史文化的价值，重构广西人的精神文化故园。

阿尔卑斯山脉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停一下，等等我的灵魂！”出版《广西文库》，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用心！

目 录

一、中央决策突破湘江	3
二、红军痛失抢渡湘江战机	11
三、红一军团觉山阻击湘军	23
四、红五师新圩血战桂军	49
五、红四师搏杀界首光华铺	59
六、雄师浴血突过湘江	65
七、红三十四师悲壮殿后	77
八、红军征服越城岭	84
九、都庞越城民族魂	96
十、寻访湘江血战后的失散红军	111
参考书目	116



说起湘江战役，很多人以为它发生在湖南。虽然“湘”是湖南省的简称，湘江也贯穿湖南全境，最后流入长江，但它的源头则在广西兴安县都庞岭海洋山。人们说兴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两次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下令开凿灵渠，连通了湘江和漓江，随即发兵 50 万一举统一岭南。一条灵渠成就了秦始皇的统一大业。二千多年后的 1934 年 11 月 25 日，空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就在广西东北部兴安、全州、灌阳一带的湘江两岸打响。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敌人 30 万大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从此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湘江战役惨烈，中央红军几万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波涛北上的湘江，桂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因为湘江之水流淌着红军将士的血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中成长起来。

湘江战役一个月后，也就是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划时代的遵义会议，批判

血战湘江

了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新的道路，有了新的希望。

70 多年过去了，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散去。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仍在默默流淌的湘江水是否还记得 70 年多前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

让我们翻开历史，去重温那英勇悲壮、气吞山河的一幕吧。

文廣西

一、中央决策突破湘江

1934年9月2日至10日的九天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长驱200多公里，历经灌阳、全州、兴安三县及西延（今资源县）地区，胜利抢渡湘江，进军城步。11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域。9月17日，红六军团乘虚袭占了通道县城，挫败了湘桂敌军“围歼”红六军团于西延、城步的计划。10月24日红六军团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黔东印江县的横圩，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0月26日，红六军团又转抵至四川酉阳的南腰界，开始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西征过广西，成了中央红军伟大长征的战略预演。

19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



红六军团打下的国民党飞机残骸

挥下,中央红军 86000 余人的大军分途从瑞金、兴国、于都等地撤离中央苏区,向南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是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创建新的苏区。由于“左”倾的中央领导者在长征初期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和避战主义,多次拒绝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提出的积极作战的歼敌方针,消极避战,以致中央红军丧失了在粤赣边和湘南歼敌的良机,使得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国民党三道封锁线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月 21 日,中央红军突破赣南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 3700 余人;11 月 4 日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 9700 余人,11 月 13 日

胜利突破湘南第三道封锁线损失 8600 余人。长征作战一个月部队损失高达 22000 余人。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地域时，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左”倾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展开了激烈争论。11月6日，毛泽东在广东仁化县的城口分析敌情变化，向中央提议：“红军不要在砰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来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乃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人。”如果能够这样，便可组织力量进行坚决反击，杀个回马枪，歼灭敌一路或一部，仍有可能扭转战局，打破“围剿”。



彭德怀

但“左”倾中央领导者粗暴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一味实行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命令部队继续西进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样，中央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极端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在湘南缓慢突围作战 20 天。彭德怀在率红

三军团进抵郴江、宜章时致信中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

血战湘江

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这个建议，“左”倾中央领导者也没有理睬。

在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宁远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改变进军方向问题的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但“左”倾中央领导者还是不理睬。

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始终密切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在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可惜，“左”倾中央领导者继续拒绝了毛泽东这一战略建议，他们舍不得丢掉从中央苏区搬运出来的“坛坛罐罐”、辎重物资，实行轻装机动作战，而是顽固地坚持他们在中央苏区既定的错误方

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此时，蒋介石已基本部署好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左”倾中央领导者坚持错误的战略决策，一味向西退却，一再丧失了红军在湖南歼敌的良机。博古、李德命令红军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硬要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中央红军进军缓慢，中央军委纵队居中，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前后左右掩护突围。彭德怀痛斥：“这是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

直到 11 月 18 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第五团袭击攻占湖南的道县，粉碎了湘敌妄图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聚歼”红军的恶毒计划。22 日，军委决定，继续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进军广西，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根据军委的指示，11 月 23 日，前锋红一军团第二师从道县出发，向湘桂边界的蒋家岭（属道县）、永安关（属灌阳县）方向前进。11 月 24 日，红军一部阻击尾追之敌周浑元部的第九十六师和李云杰部的第二十三师，一举攻占了江华县城。是日黄昏，红一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前进，其前锋部队红二师当晚全部抵达蒋家岭、永安关。红三军团全部西渡潇水后，已向

通往灌阳及江永县北的平行山路派出侦察警戒。各军团、各纵队的军事行动，均已形成进军广西的有利态势。

红军“大搬家式”的突围转移，居然能够胜利突破敌人的三道堡垒封锁线，最主要的是靠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同时还有周恩来、朱德等卓有成效的秘密统战工作，巧妙地利用粤桂地方军阀和蒋介石的矛盾，为红军的前进排除了障碍。然而，李德、博古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更不敢承认这一点。相反，却以为三道封锁线的顺利突破是他们正确指挥的结果，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想到这里，博古顿时神气起来，为了维护自己在党内、在红军内的统治地位，他只能集中全力开展党内斗争，以压制日益抬头的毛泽东的影响，哪能容得下毛泽东的战略意见。向来看不起毛泽东的洋顾问李德此时更加趾高气扬，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红铅笔在地图上重重地画上一条直线，示意博古命令中央红军直奔湘江，去钻敌人日益收紧的口袋。

当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界时，蒋介石紧急调集 20 个师的兵力，并督令桂系的 5 个师，一起向我军扑来。毛泽东同志再次向中央郑重提出：红军进入广西境内

后，立即从灌阳的文市北上攻占全州，但不应该从全州县城以南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从全州以北的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湖南东安，后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从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继续北上攻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与敌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中建立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毛泽东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不要去钻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不要从全州以南、兴安以北的界首一带渡过湘江，不要从敌人的结合部突围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去同相当于我四倍之敌硬拼，以免造成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意见是真诚的，但是如同过去那样，李德、博古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中央红军全军将士浴血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11月25日下午5点，中革军委正式发布突破敌人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分成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具体部署是：一军团主力为第一路纵队，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军委第一纵队和一军团一个师、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二路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军委第二纵队和三军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路纵队，经小坪、

血战湘江

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伺机占领灌阳后向兴安前进；八军团、九军团为第四路纵队，经江永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进军广西的有中央领导机关、红军总部机关编成的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作战部队 12 个师 36 个团，建制基本完整。全军辖有 7 万余人，武器有各种步枪、手枪 35000 支，轻重机枪 750 余挺，轻炮 1513 门。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这是长征准备期和长征初期拥有中央最高决策权力的领导核心，博古、李德握有指挥红军长征的决定权。

进入广西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机关统一编为两个纵队，共有 14000 多人。军委纵队称为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纵队）称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及工青妇等机关系统编队。